

錢謙益詩中的棋喻

錢仲聯、嚴明*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又字牧齋，晚號蒙叟，是「四海宗盟五十年」（黃宗羲：《南雷詩曆》，卷2，〈八哀詩〉之五，「錢宗伯牧齋」）的文壇領袖，他的詩學論述以及詩歌創作對明末清初詩風的轉變發生了重大的作用。詩歌中整篇題詠或者寫到圍棋的地方出奇地多^①，然而實際上錢謙益本人並不擅長於下圍棋^②。在日常生活中，他有下圍棋的愛好，喜歡觀摩別人下棋，當然更喜歡觀看高水準的棋手下棋。值得注意的是，圍棋成爲錢謙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內容，也成爲他的詩歌中充分詠頌與細緻表現的物件，其中有不少地方的描寫蘊涵著豐富而深刻的社會政治寓意。特別是晚年的錢牧齋，在詩作中酷愛用下棋的術語來闡述其對時局的種種看法，甚至具體到借喻復明反清的戰略戰術，《投筆集》中以棋爲喻的系列詩作就是一個很值得仔細推敲辨析的文本。本文歸納牧齋詩中所涉及到的棋詠與棋喻之處，在分類論述之後，進而分析其用意與用法，以期揭示牧齋詩歌中極爲深妙的詩心及其高超的詩藝。

* 嚴明，上海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① 通檢錢謙益《初學集》、《有學集》、《投筆集》等，其詩作內容涉及到下圍棋的至少有73首，其中詩題中標明全篇詠圍棋的有30首。在中國古代著名詩人中，錢謙益恐怕是寫圍棋詩最多的一位。

② 錢謙益〈棋譜新局序〉中曾自言：「余不能棋而好觀棋，又好觀國手之棋。」見〔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以下簡稱《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15，頁722。

一

圍棋是中華藝術的瑰寶，至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論語·陽貨》中曾記載孔子的話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弈指的就是下圍棋^③。《孟子·離婁》中也說：「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孔子認爲下圍棋要比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好一些，雖然承認圍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評價並不高。而孟子則直接批評如果一個人喜愛圍棋過了頭，就會沉溺其中，玩物喪志，忘卻應盡的責任，那麼就會對個人和社會帶來不好的影響。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這種看似不經意的評論，實際上奠定了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意識中始終視圍棋爲小道的傳統觀念。當然孟子也順從時流，在傳授學業時還是將弈棋列入六藝之一的「數」中，並借戰國時代圍棋國手弈秋教學生下棋的故事，向自己的學生講述如想成就事業就必須始終如一專心致志的道理^④。可見在孔孟的心目中，還是對圍棋有著某種程度的好感。因此，後來歷代的文人雅士往往把弈棋與詩琴書畫相提並論，作爲高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這與傳統儒家的爲人處世原則是不違背的。

圍棋很早就與兵法有了密切的聯繫，因爲棋法與兵法的原理相通。圍棋的基本表現形式是兩軍對壘，殺傷對方的有生力量和攻城掠地。棋手下棋猶如指揮一場小型的戰爭，他每走一步棋都要考慮到局部與全局的關係，而各種著法也都充滿著進攻與防禦之間的辯證關係，因此歷代的軍事家中有不少人喜歡下圍棋就不是偶然的現象了。從東漢班固所寫的〈弈旨〉以及馬融所寫的〈圍棋賦〉，已經可以看出漢

③ 許慎的解釋是：「弈，圍棋也。從升，亦聲。」見《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59。西漢揚雄《方言》則解釋：「圍棋謂之弈。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可見至遲到了西漢，弈已經是圍棋的同義詞了。當然，雖說稱呼一直保持不變，但從春秋戰國時代到漢朝，棋子的形狀、棋盤的格局以及圍棋的下法都是有所變化的。

④ 《孟子·告子上》：「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夫弈之爲數，乃數之至小者也，然學弈者不專其心之所主，至其志之所向，則不得其數之精矣。

代人往往用軍事觀點來描述圍棋的戰術著法^⑤。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下圍棋已經成爲達官貴族以及文人士大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名流文士愛好弈棋的例子舉不勝舉。像曹操、孫策、陸遜、司馬炎、王導、謝安、劉琨、蕭道成、蕭綱這樣帝王將相都熱衷於圍棋，而像「建安七子」、「竹林七賢」嵇康、陶宏景這樣的名流時賢也都著迷於圍棋。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有關圍棋的軼事趣聞，棋品弈風與高雅的人格人品相結合，從而形成了在後代長期流行的弈棋術語與典故，極大地影響了唐宋以後的文人生活。

錢謙益作爲明末清初文人清流的代表，其生活的態度和方式都明顯帶有晚明社會中名流文士個性張揚的特點，包括他對弈棋的熱衷。弈棋對錢謙益來說是一種終生不變的生活嗜好，他從中得到了極大的人生樂趣。牧齋的弈棋嗜好是從少年時代就養成的，晚明時候的江南弈棋之風很盛，牧齋的家鄉常熟又是江南地區著名的文化古城，學習並喜愛琴棋書畫蔚然成風。牧齋天資聰穎，家教嚴格，從小就受到常熟古城儒雅風習的薰陶，讀書之餘，很早就對弈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的常熟，經常有圍棋國手造訪對弈獻藝，使少年牧齋大開眼界。他後來回憶道：

少時方涓津在虞山，與林符卿對局，堅坐注目，移日不忍去。間發一言，涓津忻然許可，然余亦竟不能棋也。中年與汪幼清遊，時方承平，清簾疏簾，看棋竟日夜，今皆爲昔夢矣。涓津爲人，淵靜閒止，神觀超然。對弈時，客方沈思努目，手顫頰赤，涓津閉目端坐，如入禪定。良久客才落子，信手敵應，兩棋子聲響鏗然，目但一瞬爾。幼清沉雄精悍，絕倫逸群，每一遇敵，目光迸裂，透出方罫間。出奇制敵，橫從背觸，譬如駿馬追風，餓鷹洒血，推枰決勝，擲帽大呼，雖受其攪擾者，未嘗不拍手叫絕也。涓津下一子，如釘著局上，不少

^⑤ 如馬融〈圍棋賦〉云：「略觀圍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爲戰鬥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引自〔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冊，頁566。又如應瑒〈弈勢〉云：「蓋棋弈之制，所由來尚矣。有像軍戎戰車之紀，旌旗既列，權慮蜂起；絡繹雨集，魚鱗雁時；奮維闡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僞旋，卓犖駢列，羸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兩見擒滅，淮陰之謀，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旗既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拔掃疆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1冊，頁700。

那動，亦未嘗有錯互，如他人按指啣嘶，局罷覆數一二多少，恬不為意，如未曾措手者。幼清累勝輕敵，時有一誤，誤後斂手精思，少焉出一奇著，如亂流而濟，如斬關而出，馬不及旋，敵不及距，因誤而得救，因救而得勝。人謂幼清之棋，不畏其不誤，而畏其誤。小誤則小勝，大誤則大勝。兵家言敵人開戶，多方以誤之，用此法也。毘陵孫文介公弈居第二品，嘗語余曰：「吾輩下子便是俗著，涓津忽漫布子，腕下無一俗著，殆仙人謫墮爾。」余謂涓津無俗著，無敗著；幼清有敗著，亦無俗著。余所見國工多矣，若文介所云，涓津之後，必推幼清。涓津善用全局，以車攻吉日為風聲；幼清善用敗局，以一成一旅為能事。則亦運會使然，當局者未之或知也。^⑥

文中提到的方涓津與汪幼清都是明中葉著名的圍棋國手，能夠在現場觀賞他們的對弈，對自幼就愛好圍棋的錢謙益來說，是一次難得的觀賞機會，更可以說是一次令人終身難忘的藝術享受，難怪在數十年之後寫出的這篇文章中，對當時觀棋場面的描繪仍然是那樣的生動傳神。還有從對兩位國手的弈棋戰術風格的評判中，也可以看出錢謙益對圍棋戰術的熟悉與喜愛。

下棋是錢謙益一生的愛好，圍棋成為他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內容，而牧齋生活中喜怒哀樂的情緒也往往通過棋枰表現出來，這在其詩文中多有反映。比如下面的詩篇：

愕夢前塵外，浮生一枕餘。蛇鉤身入定，蟬脫息還虛。
 寐熟眠龍穩，神閒化蝶舒。良宵看栩栩，清晝想蘊蘊。
 牽惹游絲並，憎騰戲幔如。化明魂蕩漾，日暖影于徐。
 颺去茶烟緩，驚迴枰響疏。鶯梢酣暢後，燕語欠伸初。
 莫辨蕉隍訟，何因鼠穴車。與君聊作伴，昔昔願為魚。

〈蝶夢〉^⑦

此詩寫於天啓七年(1627)，牧齋於兩年前受到闖黨迫害，被革職逐回原籍常熟，此時在家閒居。但是這兩年間京城裏是腥風血雨，闖黨設計誣告楊漣、左光斗等六

^⑥ 《有學集》，卷15，〈棋譜新局序〉，頁722。

^⑦ 見錢謙益：《初學集詩註·歸田詩集下》卷4，收入錢曾箋注，周法高編：《足本錢曾牧齋詩註》（臺北：三民書局，1973年），頁250。本文引用錢謙益詩作的版本和頁碼皆從該本（含錢曾箋注的《初學集詩註》、《有學集詩註》、《投筆集箋註》），以下省略註明出處。

君子接受遼東經略熊廷弼的賄賂，將他們逮捕並殘忍地殺害，使東林黨的主要人物幾乎都被翦除殆盡。楊漣當過常熟知縣，與錢謙益是莫逆之交，兩人交往密切，情誼猶篤，是夢寐相感的天涯兄弟。錢謙益當時又名列閹黨的《東林點將錄》，被點為「天巧星浪子錢謙益」，因而處境十分危險，每天只能在家杜門不出，惶恐度日，坐以待斃。這首詩就是當時惶恐生活及痛苦心情的真實表現。「化明魂蕩漾」中飽含著對楊漣英魂的追思悲情，而「驚迴枰響疏」則為詩人忐忑不安驚恐度日的形象寫照。還有一首寫在同一年的詩作這樣說：「秋窗晴日影遲遲，午夢初醒黍罷炊。獨對空枰嘗斂手，每臨殘局更談棋。霜清狡兔爭營窟，月白驚烏盡揀枝。一著雖低差較穩，且依旁角守茅茨。」^⑧那段時期牧齋的詩作描寫中經常出現夢境，其寫弈棋的詩作也是如此，像這首詩中從「午夢初醒」到「獨對空枰」，就活脫描寫出詩人生活在恐懼中的那種無奈的孤獨感。

當然，下棋也給牧齋帶來了極大的人生樂趣，使他在長期無聊的家居生活中增添出了濃鬱的風雅情趣。在入清之前的詩作中，這樣的詩篇為數不少，如：

歌殘棋罷曲廊東，笑語依然闥戶空。萬里音書燈火外，十年身世雨聲中。
黃楊節比餘生在，苦笋心期晚歲同。約略封題重搔首，併將花信寄春風。
〈寄西蜀尹子求使君二首〉之一^⑨

北山如袂抱吾廬，近市依然隱者居。卻掃何須愁剝啄，蕭閒并可謝樵漁。
日斜竹榻收棋局，月照苔階把道書。有宅一區吾事足，客嘲楊子定如何。
〈移居八首〉之八^⑩

面湖軒敞背山深，小築依然是故林。清簟看棋方丈客，夜燈聽雨十年心。
遺民老似孤花在，陳跡閑隨舊燕尋。擬著此中棲逸史，遠從虞仲到於今。
〈夏日偕朱子暇憩耦耕堂次子暇訪孟陽韻三首〉^⑪

⑧ 《初學集詩註》，卷4，〈歸田詩集下·丁卯十月書事四首〉之三，頁293。

⑨ 同前註，卷16，〈丙舍詩集下〉，頁1167。

⑩ 同前註，卷17，〈移居詩集〉，頁1210。

⑪ 同前註，卷9，〈崇禎詩集五〉，頁573。

謝家庭除香雪灑，玉樹芝蘭鬪佳冶。柳絮因風絕妙詞，何煩絲竹供陶寫。
風流宰相中年時，哀樂應防兒女知。擁爐閒話淮淝事，還想東山一局棋。

〈戲詠雪夜故事短歌十四首〉之五〈謝家詠雪〉^⑫

這些詩篇中多處提到有關弈棋的歷史典故，比如「風流宰相中年時，哀樂應防兒女知」是指東晉時宰相謝安的故事。謝安既有「圍棋賭墅」的風流舉止，又有在「淝水戰役」中運籌帷幄、鎮靜自若的悠閒氣度^⑬，自然是錢謙益崇拜的人格楷模，故在其詠棋詩中多次提到對謝公「東山一局棋」風度的敬仰。上述詩篇中，「歌殘棋罷曲廊東」、「日斜竹磻收棋局」、「清簟看棋方丈客」這樣的描寫看似悠閒輕鬆，可是實際上透露出來的詩心還是「苦筭心期晚歲同」、「十年身世雨聲中」、「夜燈聽雨十年心」。值得說一下的是詩題中提到的「耦耕堂」，這是錢謙益於崇禎三年(1630)在虞山西麓構建的別墅，也是他與好友程孟陽數年間朝夕相處、談詩論藝的場所，其中就包括了兩人弈棋的快樂。牧齋與孟陽的圍棋功力相當，所以下起棋來往往是旗鼓相當，廝殺得難分難解^⑭。牧齋後來在為程孟陽的《耦耕堂集》所作的序中曾詳細描寫過這所郊外別墅的場景：

耦耕堂在虞山西麓下，余與孟陽讀書結隱之地也。天啓初，孟陽歸自澤潞，偕余棲拂水，澗泉活活循屋下，春水怒生，懸流噴激，孟陽樂之，為亭以踞磻右，顏之曰聞詠。又為長廊以面北山。行吟坐臥，皆與山接。朝陽榭、秋水閣次第落成。於是耦耕堂之名，遂假孟陽以聞於四方。既而從形家言，斥為墓田，作明發堂于西偏，而徙耦耕堂于丙舍，以招孟陽，廬居比屋，晨夕晤對，

^⑫ 有序：「作于庚子中秋十三夜。」見〈紅豆二集〉，收入《有學集詩註》，卷10，頁2400-2401。

^⑬ 《晉書·謝安傳》載：「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兒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⑭ 《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二〈與王德操〉：「前往石湖弔張六老，歸即遇雨，與孟陽對弈。中秋夜關門殺死棋，可一笑也。」見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冊，頁275。

其游從爲最密。^⑮

這就是錢牧齋筆下居家的環境，也是他與知心朋友吟詩博弈的場所。牧齋自詡知兵，有四方之志，與朋友交往好談王霸大業，其吟棋詩中也經常借談棋法來暢論兵法，表達他對時局的擔憂與對策。泰昌元年(1620)，明光宗朱常洛登基後立刻重新啓用東林黨人，錢謙益應召回京復職。這次他經過的燕山之道就是南宋范成大出使金朝時所走的路。一路上他撫古思今，思緒萬千，心情難以平靜，寫下了〈和范致能燕山道中絕句八首〉。組詩前有自序云：「吾郡范文穆公成大以乾道六年使金，自渡淮至燕山，塗中有絕句詩一卷，自白溝河抵會同館凡八首，則余入畿南所經歷道也。吊古憂時，感歎天水、金源遺跡，援筆屬和，情見乎辭，庶幾效矇瞽之義焉。」其第一首就寫道：

遼宋分疆一線流，白溝人說是鴻溝。兩河三鎮全輸卻，殘局休論十六州。^⑯

弔古憂時，是這組絕句的基調，而對當時遼東女真族後金政權勢力的日益強大而深感擔憂，又是錢謙益一直爲之痛惜激憤的心事。因爲就在寫這組詩的前一年（萬曆四十七年，1619），兵部侍郎陽鎬率領四路大軍圍剿建州，不料遇伏慘敗，努爾哈赤反而乘勝占領了開原、鐵嶺兩處戰略要地，形成了對山海關及明朝京城是直接軍事威脅。錢謙益一直主張積極抗擊，徵兵出關，收復遼東失地，認爲據關固守、與後金分疆而治是非常危險的，歷史上的遼宋之爭就是血的教訓。所以這組詩中就用弈棋的術語，說明在「輸卻」了遼東之後，仍然要精心下好「殘局」，爭取取得全局的勝利。

錢謙益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探花及第後，直到明朝滅亡，經歷數次進退起伏，在朝任職的時間很短，始終沒有擺脫過宦官閹黨與東林黨之間激烈政治鬥爭的漩渦。因而他的仕途極爲坎坷，多次遭到誣陷攻訐、被革職下獄，嘗盡了身心的折磨苦難。在如同地獄般的痛苦生活歷練中，弈棋往往就成爲他擺脫苦惱、尋求超脫的精神安慰，如以下兩首詩中所描寫的：

棋局方闌睡正濃，白身仍作舊吳儂。狂奴本自輕侯霸，殘客何煩對敬容。

京雒縹緲看素髮，御溝流水見孤踪。頻年放逐緣何事，縱欲于時興已慵。^⑰

^⑮ 《有學集》，卷18，〈耦耕堂詩序〉，頁782。

^⑯ 《初學集詩註》，卷1，〈還朝詩集上〉，頁48。

^⑰ 同前註，卷6，〈崇禎詩集二·十一月初六日召對文華殿，旋奉嚴旨革職，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之四，頁373-374。

事到抽身悔已遲，每於敗局算殘棋。都門有客送臨賀，廷辯何人是魏其。

楊柳曲中游子老，車輪枕畔逐臣知。寒燈冷炕淒涼夜，不醉何因作酒悲。^⑮

這兩首詩寫於崇禎元年(1628)牧齋經歷了「枚卜」^⑯閣訟失敗之後。該年七月，錢謙益再次應召赴京，任禮部右侍郎。由於新皇帝朱由檢將魏闖黨羽相繼翦除乾淨，起用受到迫害的東林黨人，使錢謙益大受鼓舞，以為離宰相之位已經不遠。該年秋天，東林黨人積極推舉錢謙益參加枚卜大典，希望他成為大學士（宰輔），錢氏門生好友戶科給事中瞿式耜前後奔走。廷臣呈上的七人推薦名單中有錢謙益的名字，但是把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排斥在外。溫、周兩人也想得到大學士之位，於是便設下圈套，向崇禎帝奏上〈蓋世神奸疏〉，提出「浙閩賄賂」舊案，誣陷錢謙益結黨營私，暗中操縱枚卜。十一月初六，崇禎帝召集溫、周、錢等人到文華殿面訊，經過一番針鋒相對的交鋒，結果錢謙益被革職回籍待罪，而為錢氏在朝廷上辯護的瞿式耜、章允孺等人則遭到降級調用。來京不過數月，禮部右侍郎的官位還沒有坐暖，就橫遭如此不測，這使得錢牧齋懊喪不已，將此次失敗視為自己終身難忘的奇恥大辱。受到了這樣沉重的打擊之後，在閉門待罪的難熬日子裏，下圍棋就成了消磨時間的方式，他把自己滿肚子的抑鬱怨怒及牢騷不平都化解到了對弈棋局之中。這兩首詩便是當時牧齋複雜心情的真實寫照。牧齋本來就是相當地狂傲不羈、自信自負，在不斷遭受仕途上的種種冷槍暗箭之後，熱衷於官場的熱情降溫了許多，正如他在〈飲酒七首〉中說道：「世多愛官者，不復知酒旨。亦有愛酒者，不暇計官美。愛酒令人狂，愛官令人鄙。腸爛飲不休，漏盡宦不止。嗜酒與貪官，皆可令人死。我本愛官人，侍郎不為庫。我亦愛酒人，致酒每盈几。今年命大繆，官罷酒亦恥。長嘯謝都門，斯可以去矣。」^⑰這其間多少有一些後悔的意思，承認自己是愛官之人，不僅愛做官，還想做大官，侍郎的官位本不為卑，只因為一心想做更大的官，反而遭到奸人的誣陷而被削職為民，想想人生的禍福進退真是無常。正是由於長期處於這樣的心態當中，牧齋對圍棋的愛好愈加增強，對弈棋輸贏的感

^⑮ 同前註，〈十一月初六日召對文華殿，旋奉嚴旨革職，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之五，頁374。

^⑯ 枚卜就是參照古代占卜的方法來確定宰輔人選。明代後期大學士的產生，先有吏部尚書領銜，會合廷臣公推。初步名單經皇帝批准後，放入金瓶再行拈出最後人選。為了入閣而當著皇帝的面進行廷辯，叫作閣訟。

^⑰ 《初學集詩註》，卷7，〈崇禎詩集三·飲酒七首〉之五，頁434-435。

觸也愈加深刻。

以棋會友是所有圍棋愛好者的共同習性，錢謙益也是如此。只不過由於牧齋的個性開放、交友面廣，所以在他的詠棋詩中就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棋友，而在句裏行間流露出來的也是極為豐富的高誼摯情。比如與名僧憨山大師交往的詩作：

猶憶拏舟夜別師，胥江水落月斜時。草堂未踐青山約，蓮社空餘白首期。

坐斷風雷成小劫，夢回甲子看殘棋。傷心誰繼蕭夫子，爲斲曹溪第一碑。^⑲

又有與名醫棋友交往的詩作：

張君攻岐黃，高名走婦孺，坦懷絕屋岸，劇談見情愫。

好酒復喜弈，流連雜歌呼。勝負如等閑，局終色不忤。

吾觀善弈者，握子多顧慮，推枰斂手時，黑白在何處？

古來當局人，多爲一著誤。縱負國手名，豈知工拙趣。

君來早鶯啼，君去新蟬語。流光去不返，屈指如傳遽。

與君須臾間，甲子在旦暮。安知世上人，斧柯不已故。

餘尊湛東壁，斜日照西樹。且復竟一局，酒闌送君去。^⑳

還有爲將軍棋友所賦的詩篇：

料理茗香亦經濟，位置琴書自帖妥。童子夾侍狀蕭閒，瓶花低垂意婀娜。

圍棋長日非等閑，清嘯中宵笑侈哆。羽扇綸巾葛武侯，緩帶輕裘祭征虜。

此時前箸借幕中，他日戎衣拜道左……^㉑

還有寫給與自己同樣具有狂放性情的文人棋友的詩作：

稻花風急浪花催，湖外重陰積不開。好客恰如將雨至，清歌直欲送愁來。

雲霾月窟千層合，日射山根一颺迴。棋罷燈殘北牕下，秋蟲多處重徘徊。^㉒

還有一些題寫各種〈對弈圖〉畫作的詩作，不僅表現出錢謙益對弈棋之道的深刻瞭解，還往往寓含著以棋喻政、以棋法喻事理的妙處，其中寫給瞿式耜的一首詩尤其值得注意：

去年琅璫燕山頭，天荒地老神鬼愁。今年燕喜虞山陽，風恬雲暖化日長。

⑲ 同前註，卷9，〈崇禎詩集五·庚午二月憨山大師全身入五乳塔院屬其徒以瓣香致弔奉述長句四首〉之四，頁568。

⑳ 同前註，卷5，〈崇禎詩集一·送張老還溟陽〉，頁349。

㉑ 同前註，卷20，〈東山詩集三·題將相談兵圖爲范司馬蔡將軍作〉，頁1434。

㉒ 同前註，卷9，〈崇禎詩集五·十七日雨中小酌即事〉，頁581。

眼中陵谷有如此，何異揚塵看海水。花深西墅列長筵，瓜熟東臯會鄰里。
 高堂擊鼓吹笙芋，觥籌交錯絲肉俱。蓬山瀛海挂四壁，就中忽見滄桑圖。君不見，
 仙家日月非歲年，滄海倏忽成桑田。洞中之樂比橘裏，兩翁對奕知誰先。
 一翁斂手欲卻顧，沉吟猶恐一著誤。一翁超然似晏處，目無棋枰手不舉。
 斜飛殘角未為促，自古英雄少全局。局裏滄桑人不知，推枰一笑何榮辱。
 與君酌酒莫逡巡，紛紛朝市又生塵。夜露未晞賓既醉，人間已有爛柯人。^{②5}

這首詩開頭所寫「去年琅璫燕山頭」，是指崇禎十年(1637)錢謙益與瞿式耜兩人遭到鄉里小人的誣告及權相溫體仁的構陷而蒙冤獄之事。錢、瞿因為崇禎元年的枚卜廷辯而被革職歸居，並與溫體仁結下了不解的怨恨。因此當常熟人張景良來京告發錢、瞿居鄉不法的時候，溫體仁喜出望外，立刻下令把兩人從江南抓來，關進刑部監獄，企圖置其於死地。但是在錢謙益的積極申訴以及朝中正直官員的大力聲援下^{②6}，此場冤案終於得以真相大白，結果錢、瞿兩人得到解脫，而溫體仁卻被迫辭職回家。扳倒了多年來的政敵，錢謙益的心中自然是無比的舒暢，這首古體詩中就描寫回到常熟後兩人閒散生活與舒暢的心情。錢謙益經過這場「丁丑獄案」的磨難，社會威望與清流名聲大增，成為朝野仰慕的斯文宗主。他雖然身居江南鄉野，但心裏還是想著有朝一日能夠再次復出，因而對時局政壇也時刻關注。這些內心情緒的微妙變化，通過對弈棋老翁的描述以及對棋理棋道的闡發而間接地表現出來，使這首詩就顯得別有情趣。

二

錢牧齋不僅在詩歌創作中大量地描寫弈棋，而且還多次用七言絕句組詩的形式來集中抒寫觀棋給他帶來的豐富聯想。觀棋，首先是欣賞各位棋手的不同棋風與精湛棋藝，牧齋的大量觀棋詩不僅留下了當時棋壇對弈的生動畫面，堪稱明末清初圍棋國手的精彩小傳，而且還通過對棋局棋法的大量闡述，委婉地表達他對時局的深

^{②5} 同前註，卷15，〈丙舍詩集上·題陸叔平滄桑對弈圖贈稼軒五十初度〉，頁1064-1065。

^{②6} 錢謙益一到京師就向崇禎帝連上二疏，分別是〈微臣束身就繫，輔臣蜚語橫加，謹平心剖質，仰祈聖明洞見疏〉和〈剖明關節始末，以祈聖鑒，以明臣節疏〉，詳細說明自己遭到小人誣陷的緣由。同時，朝中高官紛紛為錢謙益上章奏辯，許多朋友（包括著名詩人陳子龍）到獄中探視慰問，在京師引起很大的轟動。

沉擔憂，對朝政改革的熱誠建議以及對古今歷史變遷的深刻見解。可以說，描寫系列的觀棋組詩成爲牧齋詩作中用來談古論今、評說時政的一種獨特形式，這在明清詩壇上乃至於在整個中國古代詩史中都是極爲少見的，其立意的獨特及描寫的精巧都值得後人仔細推敲和學習借鑑。

牧齋的觀棋七絕組詩一共保留下來了五組，都是寫在中年之後，它們分別是《有學集》卷一中的〈觀棋絕句六首爲汪幼青〔清〕作〉、〈金陵後觀棋絕句六首〉；卷四中的〈京口觀棋六絕句，爲梁溪奕師過百齡作〉；卷五中的〈武陵觀棋六絕句〉；卷十二中的〈後觀棋絕句六首爲弈師呂小隱作〉。先看第一組，這是爲圍棋國手汪幼清而作：

當局休論下子遲，爭先一著有人知。由來國手超然處，正在推枰斂手時。（其一）
一局分明甲子期，餘尊尚湛日初移。局中敵對神仙手，輸與樵夫會看棋。（其二）
黑白相持守壁門，龍拏虎攫賭侵分。重瞳尚有烏江敗，莫笑湘東一目人。（其三）
渭津老手解論兵，半局偏能讓後生。弈到將殘休戀殺，花陰漏日轉楸枰。（其四）
冠鷗巾鷗趁劫灰，西園諧價笑喧豨。白身誰似羊玄保，賭得宣城太守迴。（其五）
疏簾清簟楚江秋，剝啄叢殘局未收。四句乘除老僧在，看他門外水西流。（其六）^{②7}

汪幼清，新安（徽州府治歙縣的別稱）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棋手，棋風強悍犀利。明末刻印的《弈時初編》，清初刻印的《不古編》、《弈墨》及《周懶予棋譜》等，均收入他的對局，是當時棋壇上能夠與過百齡、汪漢年、周懶予、季心雪等國手相對壘的一員驍將。中年時代的錢謙益與汪幼清交往密切，經常整日整夜地觀看汪氏弈棋。後來又爲汪氏的對弈全譜四十局《棋譜新局》作序，序中對汪幼清的豪爽性情及強悍作風都有生動的描寫：

幼清節俠奇士，從余於行營。萬馬之中，單騎短箠，衝鋒突刃，以捍余于瀕死。秋高風緊，合圍大獵，騰上□□馬，奪其勁弓，弦響霹靂，箭如叫鷗，連貫雉兔，擲草地不復顧。控絃鳴鏑者，咸爲咋指。嗟乎！余十指如錐，不能弈，而能得善弈之幼清，出死力以捍余。幼清以善弈擅名，中華之文弱巧人也，願以長弓大箭，橫驚北庭。由此觀之，天下事夫寧有定局耶？項羽重瞳，湘東一目，山谷老人所託喻者，安知夫爛柯之老，橘中之叟，不揶揄竊笑耶？^{②8}

^{②7} 《有學集詩註》，卷1，〈秋槐集·觀棋絕句六首爲汪幼青〔清〕作〉，頁1622-1625。

^{②8} 《有學集》，卷15，〈棋譜新局序〉，頁723。

看來汪幼清真是一位奇士，在棋枰上善於衝鋒打拼，所向披靡。文章全用比喻的寫法，活畫出這位棋壇驍將的勃勃英姿。結合這段文章再來閱讀上述的〈觀棋〉組詩，就更能體會出汪氏「爭先一著」的犀利棋風，他下棋時「龍拏虎攫」的氣勢，往往令觀棋的錢謙益興奮不已。這組詩的意趣還不僅在於寫出了弈觀棋時「西園諧價笑喧豔」的熱鬧氛圍，更在於詩人從對弈的局內之爭看到了局外之理。再好的棋法，都會有解破之策；而再厲害的棋手，也終會有失敗之時，所以最終還是「局中敵對神仙手，輸與樵夫會看棋」。不善在棋枰上衝突拼殺的錢牧齋，在經歷了興奮之後最終還是願意充當一位清醒的旁觀者的角色。「四句乘除老曾在，看他門外水西流」，這就從評棋變為論史了，隱含著詩人對改朝換代的深深的悲哀與無奈。

第二組觀棋絕句與第一組同寫於金陵，也都是入清以後的詩作。金陵是明朝的南都，又是短命的晚明弘光朝廷的所在地，在歷史上曾經見證過多個朝代的興衰消亡，因而寫於金陵這組觀棋詩充滿著歎古憂今的傷悲情調：

客舍蕭辰看弈棋，秋風卷籜響枯枝。空庭落葉聲如掃，爭似盤中下子遲。（其一）

一枰犖確競秋風，對局旁觀意不同。眼底三人皆國手，莫將鼎足笑英雄。（其二）

寂寞枯枰響沓遼，秦淮秋老咽寒潮。白頭燈影涼宵裏，一局殘棋見六朝。（其三）

飛角侵邊劫正闌，當場黑白尚漫漫。老夫袖手支頤看，殘局分明一著難。（其四）

霜落鍾山物候悲，白門楊柳摠無枝。殘棋正是烏棲候，一角斜飛好向誰？（其五）

閱江樓下草迷離，江水遙連淝水湄。傳語八公閒草木，謝公無事但圍棋。（其六）²⁹

蕭瑟、孤獨、寂寞、迷茫，秋風中的金陵城垣山水景觀在詩人的眼裏是寒冷而淒涼的。「客舍蕭辰看弈棋，秋風卷籜響枯枝」，組詩一上來就描繪出觀棋的蕭瑟場景。如果說，「秦淮秋老咽寒潮」表述了詩人此時的感受，那麼「霜落鍾山物候悲」就顯示出他的心情。此刻的牧齋對晚明小朝廷的抗清復明計劃還是抱有一絲的希望，所以組詩裏會出現「眼底三人皆國手，莫將鼎足笑英雄」這樣語含雙關的句子³⁰。但是，熟悉歷史和自詡懂得兵法的牧齋心裏也明白，當時的南明朝廷大勢已去，清軍進攻的勢頭正健，「飛角侵邊劫正闌，當場黑白尚漫漫」。要想把這已經失利的局勢再翻過來，談何容易啊！南明的這局殘局棋真是不好走，從「空庭落葉

²⁹ 《有學集詩註》，卷1，〈秋槐集·金陵後觀棋絕句六首〉，頁1625-1627。

³⁰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後觀棋絕句〉有云：『一枰犖確競秋風……』按：此蓋指時局，南北與海上，成鼎足之勢也。」

聲如掃，爭似盤中下子遲」、「老夫袖手支頤看，殘局分明一著難」這樣的描寫中，分明看到牧齋老人此刻內心受著無奈與痛苦的煎熬。痛苦中的錢謙益用觀棋來排遣鬱悶，然而觀棋卻使他從棋法聯想到了兵法，從棋局裏看到了時局，在浮想聯翩中心情更加鬱悶。他在「白頭燈影涼宵裏」，從「一局殘棋見六朝」，然而心裏還是在計算著「殘棋正是烏棲候，一角斜飛好向誰」。最後一首詩從閱江樓下的江水聯想到當年的「淝水之戰」，善於弈棋的謝安可以鎮靜自若地以弱勝強，而現在能夠扭轉乾坤、拯救南明朝廷命運的人又會是誰呢？錢謙益在詠棋詩中一直自比謝安，此刻他的門生瞿式耜、鄭成功等人又都奮戰在抗清前線，可是抗清復明的戰役又該如何分階段實施呢？抗清局勢的難題正是這位「老夫袖手支頤看」的過程中苦苦思索的焦點。

第三組詩〈京口觀棋六絕句爲梁溪奕師過百齡作〉寫於順治八年(1651)，是爲梁溪（今江蘇省無錫市）圍棋國手過百齡而作。這組絕句可以看作是過百齡棋壇生涯的小傳，寫人紀事，百感交集，有著珍貴史料價值。詩曰：

國手今看袖手時，三山秋老鬢成絲。明燈相照渾如夢，空局悠然未有期。（其一）

八歲童牙上奕壇，白頭旗纛許誰干。年來覆盡楸枰譜，局後方知審局難。（其二）

烏榜青油載弈師，東山太傅許追隨。風流宰相清平世，誰識防邊一著棋？（其三）

渭津方罫擅長安，紗帽褒衣揖漢官。今日向君談故事，也如司隸舊衣冠。（其四）

狼石千年局已陳，孫劉只合賭侵分。不過幾著粗能了，賺殺人間看弈人。（其五）

金山戰罷鼓桴停，傳酒爭誇金鳳瓶。此日江山紆白髮，一枰殘局兩函經。（其六）^①

過百齡（又作柏齡、伯齡），名文年，是明末清初最享盛名的國手。他不僅棋藝高超，而且是棋譜學家，撰有《四子譜》、《三子譜》、《官子譜》等書，水平極高，開啓一代棋風。第一首寫經過戰火紛飛的鼎革之變，詩人與棋手再次相遇，兩人都已進入了耄耋之年，燈下回首往事，渾然如夢。第二首寫過百齡幼年時名揚棋壇的一樁軼事：過百齡爲無錫名門之子，自幼慧穎，在家學棋，有弈棋的天才。在他八歲（同邑秦松齡所作小傳記載爲十一歲）時，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葉向高（後任宰相）路過無錫，棋廳發作，求可與敵者。葉氏當時弈品稱第二（國手授二子），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不料竟連敗葉氏。在一旁的里中父老急得耳語百齡

^① 《有學集詩註》，卷4，〈絳雲餘燼集·京口觀棋六絕句爲梁溪奕師過百齡作〉，頁1837-1840。

曰：「葉公顯者，若當陰負，何屢勝？」年幼的過百齡不以爲然地說：「弈固小計，然枉道媚人，吾恥焉！況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聞之，愈加器重這位棋藝、棋品、人品俱佳的棋童。這件軼事很快就傳遍大江南北，慕名前來無錫向百齡挑戰者絡繹不絕，百齡也更加刻苦學棋，功力進步甚快，終於傲立棋壇，成爲數十年無敵手的宗主，「白頭旗纛許誰干」即指此。成名之後的過百齡轉戰南北，凡有四方名手約戰者，無不欣然應戰。清初，他隱居於錫山腳下，日與朋友喝酒下棋，有時還到江南各地對弈，棋力不減當年。所以牧齋詩中表達了對過氏的崇敬之意：「烏榜青油載弈師，東山太傅許追隨。」第四首則借用明中葉江都方渭津的弈棋典故，講出了過百齡的另一樁軼事：年輕時過百齡的棋力已經在江南無敵手，於是赴京師與當時最擅名的國手林苻卿對局。林苻卿棋技神奇，與其鄉前輩方渭津一樣相當自負。據明中葉寧波人馮元仲《弈旦評》記載，林苻卿曾經宣稱：「四海之內，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非徒勝我者不可得。即論敵手，闕其無人。吾不取法於人於譜，而以棋枰爲師。即神仙復出，自三子而上，不敢多讓矣。」目中無人，不可一世，頗有以棋界帝王自居的氣概。結果卻是年輕的過百齡三戰三勝，遂以棋品第一名動京師，奠定了他作爲棋壇新霸主的地位。這組詩中同樣流露出了深沉的滄桑感，昔日的強盛榮光與今日的衰微低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詩人念念不忘的還是以棋局喻時局：「年來覆盡楸枰譜，局後方知審局難」，「風流宰相清平世，誰識防邊一著棋」，「不過幾著粗能了，賺殺人間看弈人」，「此日江山紆白髮，一枰殘局兩函經」。如此反覆的吟詠，低回慢唱，直讓人覺得牧齋此刻的聲在顫抖、心在滴血。

第四組詩〈武陵觀棋六絕句〉寫於順治十三年(1656)的秋天。詩云：

簾閣蕭閑看奕時，初桐清露又前期。急須試手翻新局，莫對殘燈覆舊棋。(其一)
 滿盤局面若爲真，賭賽乾坤一番新。有客旁觀須著眼，不衫不履定何人。(其二)
 黑白分明下子時，局中兩兔已雌雄。世間國手知誰是，鎮日看棋莫下棋。(其三)
 一著先人更不疑，侵邊飛角欲何之？鴻溝赤壁多前局，從古元無自在棋。(其四)
 水榭賓朋珠履多，後堂棋局應笙歌。可知今日鵝籠裏，定有樵人爛斧柯。(其五)
 太白芒寒秋氣澄，楸枰剝啄閃殘燈。袖中老手還擎撇，只合秋原去臂鷹。(其六)^③

③ 同前註，卷5，〈敬他老人集·武陵觀棋六絕句〉，頁1890-1892。

初讀這組詩，就會覺得牧齋的情緒、詩作的基調與前面的三組觀棋詩截然不同。如果說前面三組觀棋絕句的基調普遍地是情緒低落、壓抑、悲哀與無奈，那麼這組觀棋絕句就透露出某種激動興奮的情緒。牧齋似乎在詩中透露出自己正在暗地裏操作著某些活動，心裏又在期待盼望著某些結果的發生，而所有這些又都只能悄悄的做而不能明白的說，於是這組詩的內涵就顯得若明若暗、撲朔迷離。對勘牧齋的詩文作品及其他的史料文獻，可得知此組詩是牧齋前去金華祝賀總兵馬進寶生子之喜，經過杭州時寫下的。錢謙益長期做著策反馬進寶的工作，三年前曾專程到過金華，但那一次策反工作未取得效果。這次在南明抗清局勢有所好轉的背景下，藉著祝賀馬進寶中年得子的機會，牧齋老人再次前往金華，伺機策反，看來取得了重大進展。譬如馬進寶隨即向朝廷奏請搬取旗下家人來金華隨軍，暗地裏就是為自己將要採取的觀望中立態度做準備。還有兩年後馬進寶調任蘇松常鎮提督，駐兵松江。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張煌言的水軍攻入長江，直抵金陵城下，這與馬進寶受到錢謙益長期策反的影響，因而在關鍵時期採取了擁兵不動、袖手旁觀的態度是分不開的。由於策反成功，錢牧齋在這組觀棋絕句中的情緒頗為興奮高漲：「水榭賓朋珠履多，後堂棋局應笙歌」，這是指喜慶聚會的盛況；「急須試手翻新局，莫對殘燈覆舊棋」，「滿盤局面若為真，賭賽乾坤一番新」，「鴻溝赤壁多前局，從古元無自在棋」，則一掃往日詠棋詩中失落憂愁的心情，對反清復明鬥爭局勢的發展充滿期待與信心。還有牧齋在詩中也暗示出自己此行的特殊使命：「有客旁觀須著眼，不衫不履定何人」，「世間國手知誰是，鎮日看棋莫下棋」，「可知今日鵝籠裏，定有樵人爛斧柯」，神神秘秘中有一股壓抑不住的興奮感。最後他甚至還大膽地藉棋明志：「袖中老手還擎撤，只合秋原去臂鷹。」表達自己盼望為復明出力、老當益壯的豪情。

相比而言，第五組觀棋詩〈後觀棋絕句六首為弈師呂小隱作〉就顯得較為蕭瑟平淡。歷經磨難、看穿世情的牧齋此時已經過了八秩之期，心身都已經疲憊不堪，這種狀態在詩中有著明顯的表現。詩曰：

弈棋二十早知名，七十於今老更成。拂袖登壇盡年少，爭如宿將解論兵。(其一)
 坐隱渾如禪定人，世間象戲自爭新。笑他橘裏商山叟，老大猶誇賭玉塵。(其二)
 初果還來戒水清，枯棋聲間木魚鳴。祇應姑婦中宵語，也是鄰牆環劍聲。(其三)
 拋燈畫紙已無妻，棋局袈裟伴杖藜。回首平津開閣地，鵝籠何處問雞栖？(其四)
 皓首觀棋與未聞，青袍關尹肯休官？楚江巫峽多雲雨，總向疏簾一局看。(其五)

爭先一角勢匆匆，綠湛餘尊燭剪紅。覆罷殘棋何限笑，輸贏只在紙盤中。(其六)^{③③}

呂小隱指明後期活躍於棋壇的名家呂存吾^{③④}，入清以後與錢牧齋仍有交往。晚年的錢謙益耳聾齒落、腿癱腰彎，滿身疾病，情緒低靡消沉。不少老朋友都來常熟看望他，提起往事經常是老淚縱橫，傷心不已。如他在〈方生行〉中如實描寫道：「方生憐我賞其詩，越人山木心自知。一別傷魂循鬢髮，重來執手看鬚眉。衰老殘軀存兩臂，兩耳雙聾苦填珥。仲車笑人但聳聽，子瞻代口空畫字。年來傾耳輒霑巾，無耳何辭作廢人。」^{③⑤}與呂小隱的這六首觀棋詩也寫於兩人晚年見面之後。組詩起首回想五十年前呂氏弈棋的風采，與年輕時的牧齋一樣，兩人曾經都是少年氣盛，愛好解棋論兵、評古論今。可如今兩人卻都已變得衰老平靜，「坐隱渾如禪定人，世間象戲自爭新」，淡看風雲變幻、萬象爭新。自從順治八年(1651)絳雲樓火災之後，牧齋益加信佛，一心解讀佛經，晚年益甚，曾費時八年，撰出《楞嚴經疏解蒙鈔》。他的晚年真可謂是「牢籠世界蓮花裏，磨耗生涯貝葉中」^{③⑥}，所寫的詩作中滲透著佛經意象精神，這組觀棋詩也是如此。「初果還來戒水清，枯棋聲間木魚鳴」，「拋燈畫紙已無妻，棋局袈裟伴杖藜」，這些詩句描繪出呂小隱這位早年聲震棋壇的國手如今卻成為孤身雲遊的棋僧，其中隱含著一種改朝換代的滄桑之感。而「祇應姑婦中宵語，也是鄰牆環釧聲」，「回首平津開閣地，鵝籠何處問雞栖」等充滿禪機的句子，則反映出牧齋晚年的種種無奈與消沉。垂老病弱，萬念俱灰，此時他的觀棋詩中再也沒有以棋喻兵、以棋論政的壯志，甚至也逐漸淡化了在棋局中談古論今的焦急壓抑情緒。周圍的景象、人生的一切，似乎都在老眼昏花中顯得超脫了。「楚江巫峽多雲雨，總向疏簾一局看」，「覆罷殘棋何限笑，輸贏只在紙盤中」，這就是牧齋觀棋組詩的最終結句，也是他悲劇性人生的黯淡結局。

^{③③} 同前註，卷12，〈東澗集上・後觀棋絕句六首為弈師呂小隱作〉，頁2538-2541。

^{③④} 據馮元仲《弈旦評》載：「八閩有蔡學海、四明有岑小峰，及六合之王元所、廣陵之方渭津，此其人俱入夜臺矣。最後無為州則有雍皞如，能以收著勝人。新安則呂存吾、蘇具瞻，以熟勢著，而許敬仲乃與蘇稱敵手。」又據謝肇淛《五雜俎》記載：「近代名手，弇州論之略備矣。以余耳目所見，新安有方生、呂生、汪生，閩中有蔡生，一時俱稱國手。而方于諸子，有白眉之譽。其後六合有王生，足跡遍天下，幾無橫敵。時方已入貲為大官丞，談詩書，不復與角。而汪、呂諸生，皆為王所困，名震華夏。」

^{③⑤} 《有學集》，卷12，〈東澗集上・方生行送方爾止還金陵〉，頁603。

^{③⑥} 同前註，卷13，〈東澗詩集下・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之四十三，頁671。

三

在錢謙益現存的二千三百餘首詩中，七律占了近一半（一一四八首），而牧齋七律的代表作首推《投筆集》中的〈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以及〈後秋興〉組詩，由牧齋十三次步杜甫〈秋興八首〉詩韻共一〇四首七律詩組成。這一〇四首宏偉的七律組詩寫於順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年(1663)之間，雖歷經五年，先有單篇，後編成集，每首詩的寫作時間也是前後交錯的，但從整體上看編集後還是結構緊密，渾然一體的。其主要內容則為記錄從鄭成功攻入長江的北征之役到鄭成功病卒臺灣這一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歷史階段中，詩人的所見所聞、所思所盼與所作所為，堪稱一部晚明抗清的詩史³⁷。

在這十三次疊唱〈後秋興〉詩中，每一次疊唱的第四首都以弈棋來比喻時局的發展，這是由於摹擬杜甫〈秋興〉中第四首原作的寫法而形成的，杜詩原作如下：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這首詩為杜甫〈秋興〉八首的樞紐，在組詩中起著承上啓下的關鍵作用³⁸。錢謙益箋注杜詩曰：「第三章正申〈秋興〉名篇之意，古人所謂文之心也。然『每依北斗望京華』一句，是三章中吃緊齧節。蕭條歲晚，身事如此；長安棋局，世事如此；企望京華，平居寂寞，故曰『百年世事不勝悲』也。次下乃重章以申之。」³⁹牧齋一生最服膺杜甫，他步韻〈秋興〉乃至十三疊之多，本意也是效法杜甫的憂國患難

³⁷ 陳寅恪：「《投筆集》諸詩摹擬少陵，入其堂奧，自不待言。且此集牧齋諸詩中頗多軍國之關鍵，為其所身預者，與少陵之詩僅為得諸遠道傳聞及追憶故國平居者有異。故就此點而論，《投筆》一集實為明清之詩史，較杜陵尤勝一籌，乃三百年來之絕大著作也。」引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下冊，頁1168-1169。

³⁸ 今人葉嘉瑩教授總結道：「此章正寫長安，遙與首章之『故國』，次章之『京華』，三章之『五陵』相呼應。又喚起以下四章，《心解》所云為前後大關鍵者，是也。因之，此章所寫之長安皆自大處落墨，總寫朝局之變遷，邊境之紛擾。以下四章再一一致其懷思之意。尾聯『魚龍』句回到自身，兼點『秋』字，『故國』句喚起以下四章。」見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74-175。

³⁹ 見錢謙益：《錢注杜詩》（香港：中華書局，1973年），下冊，卷15，頁504。

之思，爲明室中興鼓吹吶喊。

牧齋十三次步韻唱和老杜〈秋興〉的第四首，本身就形成了一組以詠棋喻時局的七律組詩，這十三首七律前後呼應，自成體系，其抒情基調繼承了老杜原作，而共同的主旨就是每一首的首聯與尾聯中最後一個字的組合：「悲」與「思」，合起來就是抗清復明綿延不絕的深沉悲思。第一首詩云：

九州一失算殘棋，幅裂區分信可悲。局內正當侵劫後，人間都道爛柯時。

住山師子頻申久，起陸龍蛇撇揆遲。殺盡羯奴纔斂手，推枰何用更尋思。^{④①}

這一組詩標題「金陵」，錢曾箋注本又標明「乙亥七月初一日作」，所詠之事顯然指順治十六年(1659)六月鄭成功軍隊攻入長江，沿江西進，七月初即達金陵城下。身居常熟的錢牧齋極爲振奮，熱情謳歌，覺得復明中興的時機已經到來。「住山師子頻申久，起陸龍蛇撇揆遲」，呼應第一首起句「龍虎新軍舊羽林，八公草木氣森森」，頌揚抗清義軍的鋒利攻勢。「殺盡羯奴纔斂手，推枰何用更尋思」，則毫不掩飾地表達出對清朝的家國仇恨，以及看到義軍進展順利而感到的快慰欣喜，正如第一首和第七首的尾聯所形容的：「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秦淮賣酒唐時女，醉倒開元鶴發翁」。

第二組詩題下標明：「八月初二日聞警而作」，則指鄭成功義軍兵敗金陵城下之事，其四曰：

由來國手算全棋，數子拋殘未足悲。小挫我當嚴警候，驟驕彼是滅亡時。

中心莫爲斜飛動，堅壁休論後起遲。換步移形須著眼，棋于誤後轉堪思。^{④②}

鄭成功此次北征之役爲何功虧一簣的原因，實際上並不簡單，對此史學界已經有了詳細的研究分析，本文不再贅敘。而當時身居常熟長江邊白茆港口芙蓉莊的錢謙益是如何看待這場戰役失利的？這首詩就是明白的回答。此詩通篇以棋法比喻兵法，具體闡述了當前應該採取的戰略思想與戰術策略。首聯是勸慰語，鼓勵義軍從全局著眼，不因暫時失利而喪失信心。頷聯上句「小挫我當嚴警候」是自勉，下句「驟驕彼是滅亡時」分析敵方心態。頸聯「中心莫爲斜飛動，堅壁休論後起遲」，提出了退守堅壁、伺機再戰的建議。本組第五首詩云：「兩戎關河萬里山，京江天塹屹

④① 《投筆集箋註》，卷上，〈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之一〉，頁2706。

④② 同前註，卷上，〈後秋興之二〉，頁2709。

中間。金陵要奠南朝鼎，鐵甕須爭北顧關。應以縷丸臨峻坂，肯將傳舍抵孱顏。荷鋤父老雙含淚，愁見橫江虎旅班。」也透露出牧齋此時提出的戰術策略要點是固守京口（今鎮江），而不贊成義軍受挫後就迅速東撤^{④②}。尾聯「換步移形須著眼，棋于誤後轉堪思」，更是反覆提醒之意。

第三組詩題下小注曰：「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別而作。」當指該年的八月初十，鄭成功水軍撤退經過白茆港時，錢謙益不顧年老體衰，乘小舟夜渡至行營，與義軍同往崇明（斡旋鄭成功與馬進寶之間的談判），而與柳如是惜別之事。組詩其四云：

閨閣心縣海宇棋，每於方罫繫歡悲。乍傳南國長馳日，正是西牕對局時。

漏點稀憂兵勢老，燈花落笑子聲遲。還期共覆金山譜，桴鼓親提慰我思。^{④③}

顯然，第三組詩作中的內容大部分都與錢氏與夫人柳如是共同參與抗清活動相關，而以頌揚柳如是為中心。像第一首中「憐君應是齊梁女，樂府偏能賦藁碁」，第二首中「取次鐵圍同穴道，幾曾銀浦共仙槎」，第三首中「破除服珥裝羅漢，減損壘鹽餉伙飛」，第六首中「更有閒情攪腸肚，為余輪指算神州」等描寫，都是詩外有事、大有隱情深意的^{④④}。第四首是全組詩的中心，其首聯就標明柳如是「心縣海宇棋」的奇女子。據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記載：「〔丙戌隆武二年〕江陰黃毓祺自舟山起師。先生使河東君至海上犒師。〈秋興〉詩所云『閨閣心縣海宇棋，每於方罫繫歡悲。乍傳南國長馳日，正是西牕對局時』。蓋指此事。」頸聯寫柳如是下棋時的時憂時喜的生動表情，實際上都與反清義軍的興衰密切相關。而尾聯則重提舊事，並以弈棋中的《金山譜》，引出宋代梁紅玉焦山擂鼓助夫戰勝金兵的典

^{④②} 陳寅恪：「第貳疊〈八月初二日間警而作〉一題之主旨，謂延平舟師雖敗於金陵，仍應固守京口，不當便揚帆出海也。其意與《張蒼水集》第肆編〈北征錄〉所云：『初意石頭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亦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退守鎮江。』又云：『余遣一僧賣帛書，由間道訪延平行營。書云：『兵家勝負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況上游諸郡邑俱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圖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萬生靈何。』詎意延平不但舍石頭去，且舍鐵甕城行矣。』等語冥合。故牧齋詩第參首云……第肆首云……第伍首云……第陸首云……」引自《柳如是別傳》，下冊，頁1171-1172。

^{④③} 《投筆集箋註》，卷上，〈後秋興之三〉，頁2714。

^{④④} 譬如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丙戌隆武二年〕仁武伯姚志卓兵敗圖再起，先生助資。〈秋興〉詩注：『姚神武先裝五百羅漢，內子盡囊以資之，始成一軍』者是也。」

故，讚美柳如是豪情英姿，流露出由衷的敬佩之意⁴⁵。此組詩中的第八首也以棋盤來比喻兩人分手時的情感：「臨分執手語逶迤，白水旌心視此陂。一別正思紅豆子，雙棲終向碧梧枝。盤周四角言難罄，局定中心誓不移。趣覲兩宮應慰勞，紗燈影裏淚先垂。」寫於何時已難確考，但其中表現出來的患難夫妻的真情，藉著棋盤的寓意表達出來，確實很感人。

第四組標注「中秋夜江村無月而作」，第五組標注「中秋十九日暫回村莊而作」，標明這兩組詩的寫作時間是從八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從八月初十以來這近十天的時間內，錢牧齋究竟到了什麼地方？又做了什麼事情？由於當事人已經抹去了痕跡，或許這將永遠是個謎團⁴⁶。但是從這兩組詩描寫的內容看，從「夜渡惜別」到「暫回村莊」，其間牧齋確實經歷了一場驚險而艱難的長途跋涉。就是從其中的兩首棋詠詩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明顯的痕跡：

身世渾如未了棋，桑榆策足莫傷悲。孤燈削柿丸書夜，問道吹簫乞食時。
雨暗蘆中雙槳急，月明江上片帆遲。荒雞喚得誰人舞，只為衰翁攪夢思。⁴⁷

起手曾論一著棋，明燈空局黯生悲。蕭疏齒髮凋殘日，突兀乾坤賭賽時。

海水怒飛龍起急，天梁橫截雁來遲。盤鏗大有中原約，酌酒加餐慰爾思。⁴⁸
前一首起句就以「未了棋」喻當前局勢，並用《後漢書·馮異傳》中「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典故來鼓勵抗清義軍。頷聯是錢牧齋對秘密參與鄭成功與馬進寶之間聯絡談判活動的描寫，而頸聯則生動描繪乘小舟出入水軍時的緊急與緊張，又與義

⁴⁵ 關於柳如是助夫反清的事蹟，近世學者多有考證，如沈曾植《跋投筆集》：「明季固多奇女子。沈雲英畢著，武烈久著聞於世。黔有丁國祥，皖有黃夫人，浙海有阮姑娘。其事其人，皆卓犖可傳。而黃、阮皆與柳如是通聲氣，蒙叟通海，蓋若柳主之者。」

⁴⁶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推測：「先生自初十夜惜別之後，至十九日始回芙蓉莊。先是，初四日，國姓遣蔡政往見馬進寶。而先生亦於初十後往松江晤蔡、馬。十一日後，國姓攻崇明城，而馬遣中軍官同蔡政至崇明，勸其退師，以待奏請，再議撫事。此時先生或偕蔡政往崇明，亦未可知。十八日，國姓回師至浙江，而先生亦以十九日抵家。《海上見聞錄》等書，與先生所紀之日甚合也。〈秋興詩〉『蒼涼伍員蘆中客』，蓋指蔡政。『浩蕩張騫海上槎』，蓋指張侍郎也。侍郎敗績於銅陵，更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故當時莫知其下落也。『孤燈削柿丸書夜，問道吹簫乞食時。』蓋指蔡等密使也。」

⁴⁷ 《投筆集箋註》，卷上，〈後秋興之四〉，頁2718。

⁴⁸ 同前註，〈後秋興之五〉，頁2723。

軍惜別、單獨返回時的遲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本來詩題下已注明該中秋夜「江村無月」，可本聯中又說「月明江上」，似乎有點自相矛盾。但看了該組的第六首詩，就能明白那天晚上「黑雲有墨迷烏鵲」，使牧齋的心情更為壓抑，「黑雲遮蓋明月」的自然現象在他眼中和筆下就有了雙關的寓意⁴⁹。尾聯又用祖逖「聞雞起舞」的典故，表達「衰翁」（牧齋自指）的不屈鬥志。後一首是牧齋回到了白茆的芙蓉莊之後所寫，回顧一個多月來局勢的驟然變化，不由使他「明燈空局黯生悲」。鄭成功攻入長江這「一著棋」下得這麼突然，可以說是「海水怒飛龍起急」、「突兀乾坤賭賽時」，這使得處於「蕭疏齒髮凋殘日」的牧齋心情頓感舒暢振奮。儘管由於「天梁橫截雁來遲」等原因，反清義軍的軍事攻勢迅速遭到挫敗，他在與義軍惜別之時，還是「酌酒加餐慰爾思」，激勵義軍愈挫愈奮，並且與鄭成功「盤鋌大有中原約」，期待來年的再次興師反攻。

然而，錢牧齋的期待最終還是破滅了。由於清廷的大軍壓境，鄭成功和局不成，只得退回廈門，後又在清軍實施「平海五策」的逼壓下，轉而攻占海峽對岸的臺灣，不久在臺灣病逝。這樣的形勢，對於當時在大陸堅持抗清鬥爭的義士們來說是十分失望也極為不利的。牧齋〈後秋興〉之六以下的詠棋詩篇，基本上都沉浸在失望、憂傷和壓抑的情緒之中。第六和第七組的詠棋詩中都提到牧齋曾經給晚明永曆朝廷寫過一封出謀劃策的密信，其中就是以棋為喻。詩曰：

棋罷何人不說棋，閒膺覆轍總堪悲。故應關塞蒼黃候，未是天公皂白時。
火井角芒長燄燄，日宮車輦每遲遲。腐儒未諳楸枰譜，三局深慙帝思。⁵⁰

破碎山河惜舉棋，斜飛一角總堪悲。可憐紙上楸枰局，便是軍前畫笏時。
帳殿咨嗟如宿昔，芒屨奔赴轉稽遲。誰將姑婦中宵語，借箸從容啓睿思。⁵¹

前一首的尾聯以及後一首的頷聯，都提到了以「三局枰譜」比喻「軍前畫笏」，這是發生在順治六年(1649)的事情，牧齋通過瞿氏家僕帶給瞿式耜一封密信，其中就以「全著」、「要著」、「急著」的弈棋術語來闡述永曆朝廷所應採取的幾種軍

⁴⁹ 〈後秋興之四〉：「銀輪只在屋西頭，一掌偏能障好秋。剪紙不消人世暗，撥灰難掃月宮愁。黑雲有墨迷烏鵲，金水無波洗白鷗。最是三分明月夜，二分應不屬揚州。」牧齋自注：「是夕中秋無月，兼聞揚州空國避去。」同前註，頁2719。

⁵⁰ 《投筆集箋註》，卷上，〈後秋興之六〉，頁2727。

⁵¹ 同前註，〈後秋興之七〉，頁2733。

事策略，全文保留在瞿式耜給桂王上奏的〈報中興機會疏〉當中^{⑤2}。牧齋在詩中也希望自己以弈棋喻時局的「姑婦中宵語」，能夠為永曆帝抗清的睿思決策提供出一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

〈後秋興〉的第八組及第九組都寫在順治庚子年(1660)的秋天，其中兩首詠棋詩中所表達出來的悲秋情緒，都與牧齋心中抗清復明的希望逐漸破滅息息相關，詩曰：

撼戶秋聲剝啄棋，驚心局外轉傷悲。每於典籍論終古，只道乾坤似昔時。

已破關河惆悵在，未招魂魄卻迴遲。長明燈上諸天近，時有空音答仰思。^{⑤3}

三陣凋殘御製棋，祖宗眷顧不勝悲。可知仙仗巡遊日，還是鈞天謁請時。

八樹分茅朱噉永，六龍擁駕赤烏遲。殊方未及櫻桃薦，寢廟應深白露思。^{⑤4}

第八組的詠棋詩，其主旨在首聯中就盤托出：「驚心局外轉傷悲」。「秋聲」能夠「撼戶」，乃至於讓正在下棋的詩人覺得「驚心」，完全是由於當時抗清勢力的不斷衰退而造成的，正如該組第六首詩中所言「關心風月鈞牽恨，開眼江山挾帶愁」。頷聯表述自己曾為義軍的行動而積極出謀劃策，頸聯則為義軍的出師不利而深感痛惜。此刻衰老的詩人只能仰天長歎，問天上諸神，反清復明的大業何時才能夠中興。第九組的詠棋詩，在首句末牧齋自注云：「宋太宗御製棋譜三陣三勢，皆有深旨。」宋太宗趙光義嗜棋如命，倡導圍棋不遺餘力，故宋代的圍棋高手輩出，如棋待詔李逸民就

^{⑤2} 瞿式耜〈報中興機會疏〉中記載錢謙益密信的主要內容：「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計定而集事者，局也。人之當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著、有要著、有急著，善弈者視勢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著，即要著也；今之要著，即全著也。夫天下要害必爭之地，不過數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長、淮、汴京，莫非都會，則宜移楚南諸勳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漢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顧之間。江南既定，財賦漸充，根本已固，然後移荆、汴之鋒掃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歸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其次所謂要著者，兩粵東有庾關之固，北有洞庭之險，道通滇、黔，壤鄰巴蜀。方今吳三桂休兵漢中，三川各郡，數年來非熊在彼，聯絡布置，聲勢大振，宜以重兵徑由遵義入川。皇上則擇險固寬平富饒之地，若沅州或常德，為駐蹕之所，居重馭輕，如指使臂。三川既定，上可以扼控關、隴，下可以掇拾荆、襄，老成謀國，當久已熟籌而預決之。倘以芻言迂而無當，今惟急著是問。夫弈棋至于急著，則斜飛橫掠，苟可以救敗者無所不用。」引自《瞿式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05-106。

^{⑤3} 《投筆集箋註》，卷下，〈後秋興之八〉，頁2738。

^{⑤4} 同前註，〈後秋興之九〉，頁2743。

有《忘憂清樂集》，還有張靖的《棋經》十三篇等，都是影響深遠的棋藝理論著作。細玩牧齋此詩，其自注說宋太宗製棋譜皆有深旨，實際上牧齋此詩亦似有隱約難言之深旨，其關鍵在於首聯和尾聯。首聯「三陣凋殘御製棋，祖宗眷顧不勝悲」，以宋太宗曾經親製棋譜遍示館閣學士，並有以棋藝高下為標準選拔官員的故事⁵⁵，似有反襯並歎息明朝君王不識真才之意。從「凋殘」、「不勝悲」等字眼中，隱約可看出牧齋撫古思今的一絲淒涼。尾聯「殊方未及櫻桃薦，寢廟應深白露思」，櫟括杜甫〈解悶十二首〉第九首的詩旨，以古鑑今，深藏個人遭際的感慨。杜甫原作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錢注杜詩》卷十五箋曰：「此詩為蜀貢荔枝而作。謂仙遊久闕，時薦未改。自傷流落，不獲與炎方花果，共薦寢園，不勝園陵白露，清秋草木之悲也。」在牧齋看來，杜甫寫此詩是諷刺唐代宗假借薦廟的名義，恢復明皇時期從南方進貢荔枝的弊政。又自歎流落，不勝時局變幻、世道陵替的傷悲。而在這首詠棋詩中，牧齋注入了相同的自歎自悲。錢謙益對老杜最為崇拜，對杜詩花功夫最深，在自己的詩作中也往往櫟括杜詩的詞句典故，抒發己懷，本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⁵⁶。

〈後秋興〉第十組寫於順治十八年(1661)，詩題自注「辛丑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罷而作」；第十一組寫於同年，詩題自注「辛丑歲逼除作，時自紅豆江村徙居半野堂絳雲餘燼處」。這兩組中的詠棋詩分別為：

毳帳喧呼夜賭棋，朝來顰面枕尸悲。那知霧塞風回候，乍見天開地裂時。

草外流人歡服匿，御前和尚泣軍遲。銜鬚引頸多元老，哭到穹廡輟論思。⁵⁷

⁵⁵ 如何蘊：「〔郭贇〕初為布衣時，肄業京師皇建院。一日方與僧對弈，外傳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龍潛日，嘗判開封府，故有南衙之稱。忘收棋局，太宗從容問所與棋者，僧以郭對。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隱，即前拜謁。太宗見郭進趨詳雅，襟度朴遠，屬意再三。因詢其行卷，適有詩軸在案間，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觀草書詩〉云：『高低草木芽爭發，多少龍蛇眼未開。』太宗大加稱賞，蓋有合聖意者。即載以後乘歸府第，命章聖出拜之。不閱月而太宗登極，遂以隨龍恩命官。爾後眷遇益隆，不十數年，位登公輔，蓋與孟襄陽、賈長江不侔矣。」見〔宋〕何蘊：《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7，頁107。

⁵⁶ 錢謙益箋杜詩〈解悶〉曰：「雲壑布衣，老死駘背，曾不如殊方花果，猶得奔騰傳置，以搏翠眉之一笑。士之無驗而永屈，殆有甚焉。公於曲江之賦，俛仰寤嘆，而終歸於釋悶者，良有以也。古人雖漫興小詩，比物託諭，必有從來。」可以看出牧齋詠棋詩中自傷自歎的由來。引自《錢注杜詩》，下冊，卷15，頁529。

⁵⁷ 《投筆集箋註》，卷下，〈後秋興之十〉，頁2749。

廿載光陰四度棋，流傳斷句和人悲。冰凋木介侵分候，霜戛風箏決戰時。

觚竹懸車多次舍，臯蘭輕騎尚逶遲。燈前歷歷殘棋在，全局悠然正可思。⁵⁸

這兩首詠棋詩，一首寫於年初，一首寫於年末，詩人的情緒基調卻有著很大的不同，原因還是在於這一年抗清形勢的起伏不定。該年正月，清朝開國皇帝福臨去世，年僅八歲的兒子玄燁繼位，改明年為康熙元年。消息傳來，錢牧齋暗自高興，來到常熟城裏老宅的述古堂，張燈夜飲，盡興而賦詩，認為反清復明的時機再次降臨。他在第十組〈後秋興〉之八及之六詩中高唱道：「日吉早時論北伐，月明今夕穩南枝」、「而今好擊中流楫，已有先聲達豫州。」壓抑不住興奮的心情。這一組的詠棋詩首聯從「毳帳夜賭棋」到「朝來枕尸悲」，借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晏子哭屍的故事，比喻世事的無常，暗指順治帝的猝死。頷聯寫霧散天開，寓含著順治之死對反清復明事業來說是個轉機。頸聯以「草外流人歡」對照「御前和尚泣」，含義自明。尾聯則以調侃的語調，再次流露出牧齋此時的心情愉快，對反清復明的前景又充滿了希望。但是，到了這一年的年底，反清活動並沒有像他希望的那樣出現轉機和高漲，鄭成功放棄大陸，轉而經營臺灣，內地抗清活動陷入低潮。牧齋再次失望了，他的低落情緒在第十一組的詠棋詩中也有明顯的表現，比如首聯「廿載光陰四度棋，流傳斷句和人悲」，就回顧了自己二十年來多次向明朝（包括晚明）朝廷上書論兵獻策的經歷，可是如今留給詩人的就只剩惋惜和傷悲了，正如他在同組的另一首詩中所言：「少日囊書坐北山，輕狂自喜試兵間。殘棋樓櫓思橫海，臥馬城闌說散關。」⁵⁹再譬如尾聯「燈前歷歷殘棋在，全局悠然正可思」，都有相同的寓意和寄託。這首詩還有另外一種版本的寫法：「一年四度永觀棋，斷句流傳和者悲。姑婦未殘侵角勢，樵人已告爛柯時。千秋豪傑推枰早，一局乾坤劃紙遲。莫向老僧論四句，長明燈下攪殘思。」文字差異較大，但是寄託和寓意卻頗為相似。

〈後秋興〉之十二、之十三寫於康熙元年壬寅(1662)至二年(1663)，其標題下分別有自注：「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以後，大臨無時，啜泣而作。」「自壬寅七月至癸卯五月，僞言繁興，鼠憂泣血，感慟而作，猶冀其言之或誣也。」勘對史籍，

⁵⁸ 同前註，〈後秋興之十一〉，頁2753。

⁵⁹ 同前註，頁2754。

可知正是在這段時間內，南明抗清勢力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壬寅年四月，南明永曆帝朱由榔在昆明被吳三桂殺害，消息傳到臺灣，鄭成功齎恨以沒，南明抗清的敗局已定。年老體衰的錢牧齋在聽到了這些消息後，其悲痛憤恨壓抑惆悵的心情可想而知。在這最後兩組詩中，共有四首詩涉及到了以棋喻政，分別是：

凌晨野哭抵斜暉，雨怨雲愁老淚微。有地只因聞浪吼，無天那得見霜飛。

廿年薪膽心猶在，三局楸枰算已違。完卵破巢何限恨，啣泥梁燕正爭肥。^{⑥0}

百神猶護帝臺棋，敗局真成萬古悲。身許沙場橫草日，夢趨行殿執鞭時。

忍看末運三辰促，苦恨孤臣一死遲。惆悵杜鵑非越鳥，南枝無復舊君思。^{⑥1}

橘中何地有商山，隻影孤拳蓋載間。十日焚天人少種，九幽持地鬼為關。

詰盤周詰封京觀，雕琢淮碑頌伯顏。歎息申胥重趺後，報吳異策尚班班。^{⑥2}

自古英雄恥敗棋，靴刀引決更何悲。君臣鼈背仍同國，生死龍胡肯後時。

事去終嗟浮海誤，身亡猶歎渡河遲。關張無命今猶昔，籌筆空煩異代思。^{⑥3}

雖然牧齋在詩題自注中擔心自己的悲傷情感流露會遭人誣告，但在詩作中還是噴發出滿腔的悲情。上引第一首到第三首皆為桂王遇害而作。第一首中詩人得知噩耗後頓感天地失色，他哭天搶地，老淚滂沱。二十年臥薪嚐膽的抗清壯志仍在，然而要面對的卻是「三局楸枰算已違」的敗局已定的現實。自己這顆破巢下的「完卵」只得帶著無限悔恨苟活於世，忍看江山陵替如流水，梁燕依舊啣春泥，恍如隔世。第二首再發悲音，面對「萬古悲」的「敗局」，往昔「身許沙場橫草日，夢趨行殿執鞭時」的回憶，此刻都凝結成刻骨銘心的「孤臣苦恨」。已非越鳥，因無南枝可依；身如蜀鵑，啼血只為舊君。第三首連用史籍紀事、佛經典故及筆記傳言，剖示自己曾為南明朝廷抗清獻策的拳拳忠心，歎息時運不濟，如今只剩「隻影孤拳蓋載間」的孤獨悲涼。這一組〈後秋興〉寫完後，牧齋緊接著（壬寅三月二十九日）還寫了〈吟罷自題長句撥

⑥0 同前註，〈後秋興之十二〉，頁2757。

⑥1 同前註，頁2758。

⑥2 同前註。

⑥3 同前註，〈後秋興之十三〉，頁2764。

悶二首〉，對自己的心情及〈後秋興〉的筆法都有明確的交代⁶⁴。第四首為門生鄭成功病卒臺灣而作。首聯及頸聯描繪了這位抗清英雄臨終前悔恨交集的慘烈狀態，可見師生間其心也通，其痛也同。順治十六年鄭、張北征之役遭到挫敗後，錢謙益與張煌言是反對鄭成功退居臺灣的。但此時鄭氏已經病卒孤島，牧齋對其雖有「浮海誤」的嗟歎，然而對其「君臣鼇背仍同國，生死龍胡肯後時」的忠誠仍然極為激賞，並為其「身亡猶歎渡河遲」的慘烈感憤得老淚縱橫⁶⁵。

《投筆集》中的詠棋詩皆為步杜甫詩韻而作，在詩作的形式及內容上勢必受到很大的約束。但由於牧齋天資過人，學植鴻博，經史百家，旁及佛乘，驅使自如；又深心學杜，深入堂奧，探幽抉微，取神棄形；更將親歷鼎革之痛、滄桑之悲凝鑄成一股沈鬱低昂之氣，充溢於字裏行間，所以其步杜詩韻的詠棋詩完全是獨具牧齋特色的悲憤之作，是學杜而又超越杜詩的精彩篇章，是牧齋詩歌藝術的巔峰之作。

四

錢謙益詩中多寫弈棋，愛用棋喻，說起來也與明中葉以後的社會風氣相關。文人愛棋，傳統悠久，詠棋之作，早在東漢就有班固的〈弈旨〉、馬融的〈圍棋賦〉，推崇棋道，溝通棋法與兵法。建安才子、魏晉名流，大多嗜好對弈，棋藝精湛，留下了大量的趣談軼聞。厭清談者趨「手談」，棄紅塵者成「坐隱」，求超脫者為「忘憂」，對弈之樂，更有「爛柯」之神、「賭郡」之豪，形成了個性張揚、令人回味無窮的精神傳統。唐詩中有不少關於圍棋的描寫。杜甫詩中涉及圍棋接近十處，如「棋局動隨尋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舟」（〈因許八奉寄江甯旻上人〉）、

⁶⁴ 〈吟罷自題長句撥悶二首（自注：壬寅三月二十九日）〉：「孤臣澤畔自行歌，爛熳篇章費折磨。似讎似俳還似讖，非狂非醉又非魔。嘔心自笑才華盡，捫腹其如倔強何。二祖歷宗恩養士，幾人吟咀淚痕多？」「不成悲泣不成歌，破硯還如墨盾磨。拌以餘生供漫興，欲將秃筆掃群魔。途窮日暮聊為爾，髮短心長可奈何？賦罷無衣方卒哭，百篇號誦未云多。」見《投筆集箋註》，卷下，頁2761。

⁶⁵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云『事去終嗟浮海誤，身亡猶歎渡河遲』者，蓋張尙書嘗以書責國姓，謂：『軍有寸進無尺退，一入臺灣，則兩島恐並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國姓不能從，尙書頓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與紅夷爭乎？』復以書促其乘機取閩南，終不能從。以致爪破面目，齎恨以沒，不亦惜哉？先生至此，感憤無極，而《投筆集》遂於五月間終止。」

「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別房太尉墓〉）、「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等；最有名的還是〈秋興〉中的「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張籍、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杜牧、陸龜蒙等唐代著名詩人都有詠棋詩篇傳世。宋代的王禹偁、歐陽修、蘇軾、邵雍、林和靖、王安石、陸游、黃庭堅、文天祥等也都酷愛下棋並有詠棋之作。唐宋時期的詠棋詩作雖然總數不少，但就單個詩人而言，其詠棋之作就不多，而且圍棋往往只是詩中點到爲止的具體物象，很少有借題發揮，更少寄託遙深⁶⁶。

明代中期以後，朝野棋風大盛，上到帝王將相，下至市井小民，都出現了許多圍棋迷。圍棋博弈出現了職業化的傾向，南北棋手交流頻繁，各地棋壇賽事不斷，棋壇驍將此起彼伏，爭奇鬥勝，形成了不少的圍棋流派。文人名士，更是樂此不

⁶⁶ 蘇軾只有數首詩談及圍棋，比如〈與閑山居士小飲〉：「一杯連坐兩鬢棋，數片深紅入座飛。」〈司馬君實獨樂園〉：「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岡俗猶爾雅。」其專門寫圍棋的有〈觀棋〉一首并引：「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儻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棋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引自《蘇東坡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上册，後集卷6，頁552。南宋大詩人陸游是一位棋迷，《劍南詩稿》中圍棋詩的數量之多，是超過前人的。錢謙益的詩歌受到放翁詩風的影響，其詠棋詩也可看出痕跡。但是牧齋詠棋詩中藝術造詣的精深、寄託的深遠以及情感的熾熱激憤，是遠遠超過陸放翁的。讀者可對比下面幾首放翁詠棋詩作：〈觀棋〉：「一杯翻復戰枯棋，慶弔相隨喜復悲。失馬翁言良可信，牧豬奴戲未妨爲。白蛇斷處眞成快，黑幟空時又一奇。斂付兩奩來對酒，泠泠聽我誦新詩。」見〔宋〕陸游著，錢仲聯點校：《劍南詩稿》（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卷31，頁732。

〈游張園〉：「一局歸差早，名園得緩行。穿林山驟出，度峽路微平。霜近柳無色，風生蒲有聲。出門還愴怳，路滿夕陽明。」見《劍南詩稿》，卷52，頁1111。

〈客至〉：「官閑身資得，客至眼殊明。靜算棋生死，閑分酒濁清。悠然據談罷，偶爾小詩成。但恨桑麻事，無人與共評。」見《劍南詩稿》，卷52，頁1111。

〈衰疾〉：「衰疾憐新鬼，狂豪尙故吾。棋長先客著，行不許兒扶。」見《劍南詩稿》，卷57，頁1207。

〈悲秋〉：「病後支離不自持，湖邊蕭瑟早寒時。已驚白髮馮唐老，又起清秋宋玉悲。枕上數聲新到雁，燈前一局欲殘棋。丈夫幾許襟懷事，天地無情似不知。」見《劍南詩稿》，卷16，頁4140。

疲，比如高啓、楊一清、李東陽、喬宇、周臣、沈周、唐寅、仇英、文徵明、徐渭、吳承恩、李開先、李贄、王世貞、王世懋、王穉登、謝肇淛、湯顯祖、呂淮山、陳繼儒、王思任等人，都愛好對弈。值得注意的是，明後期文壇上的棋風盛行，給文藝創作帶來了新的內容：吟詠圍棋的詩文不僅數量大增，而且對弈棋過程寫得更加生動細緻周詳；出現了許多圍棋畫，比如周臣的「松窗對弈圖」、仇英的《西園雅集》、沈周的「觀弈圖」、徐渭的「松下對弈圖」等；出現了表現圍棋對弈的戲劇作品，比如張鳳翼的《紅拂記·棋決雌雄》、凌濛初的《虬髯翁》、鄭若庸的《玉玦記·博弈》、高濂的《玉簪記·弈棋挑逗》等；出現了許多描寫博弈的小說情節，比如《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等著名小說中，有著對各個階層、不同身分、各種脾氣性格者下棋對弈時千姿百態的描繪。尤其是《二刻拍案驚奇》中有〈小道士一著饒天下，女棋童兩局注終身〉一篇，描寫兩個圍棋高手（周國能與妙觀），經過對弈爭勝而終成眷屬的傳奇故事，可以幫助讀者瞭解明代社會圍棋活動的某些情形。明代的仕女廣泛地參與弈棋活動，除了不能公開地外出比賽之外，她們可以在家庭生活及親友交往的場合下棋，在圍棋上面耗費更多的時間，棋藝也大為提高，乃至於《金瓶梅》中描寫夫人、小妾、僕婦、丫鬟都能下棋，並以「能否下棋」作為品評人物的標準之一。

明代後期社會的這一風氣，對錢謙益詠棋詩的影響之大是不言而喻的。牧齋好對弈，好談兵，然而他的棋技並不高，談兵也基本上是「紙上談兵」。他的人生第一知己首推柳如是，而柳夫人恰恰又是圍棋愛好者。牧齋詩云：

三年一笑有前期，病起渾如乍嫁時。風月重窺新柳眼，海山未老舊花枝。

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棋。見說秦樓夫婦好，乘龍騎鳳也參差。^{⑥7}

從中可以看出錢、柳共同生活中對弈唱和的樂趣。柳如是還是一位極有責任心、極富道義感、正直剛毅的烈女子，她在緊要關頭有突出的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對弈之時仍然常常心繫國事，促進並協助牧齋參與反清復明活動。牧齋曾對友人蕭士瑋說過：「每詩文成，舉以示柳夫人，當得意處，夫人輒凝睇注視，賞詠終日，其於寸心得失之際，銖兩不失毫髮。」^{⑥8}牧齋大量的詠棋詩作，應該經過柳如是的評點賞

^{⑥7} 《初學集詩註》，卷20，〈東山詩集四·絳雲樓上梁以詩代文八首〉之四，頁1540。

^{⑥8} 蕭士瑋：〈讀牧翁集七則〉，見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下冊，頁2228。

詠。不知文心慧目、妙有識鑑的河東君是如何與牧齋相視而笑的？最後，關於錢謙益詩作的總體特點，筆者以為還是蕭士瑋說得最為一針見血：「悲傷忠憤之志，盤屈糾纏，而無以自遂，其於政事之得失，邪正之消長，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思，含悲負痛，殷然而無以自解，故奮筆於楮端，鋒銛芒豎，感慨淋漓，刺人於眉睫之間，而怵人於志氣之微。一篇亦見，數行亦見，如獅子殺物，若大若小，一付以不欺之力。以此知文須有為而作，若其無謂，可以不作也。」⁶⁹移之以論牧齋詠棋詩，可乎？

⁶⁹ 同前註。